

时令笔记

萧寒至 春仍在

米丽宏

时,若有友人赴约,共进晚餐,那么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的古味里,又含期盼,让初冬的萧寒,都会淡去。

立冬前后,北风是寒冷的使者。如果没有大北风打前站,秋的行头就会一直披挂着。斑斓的田野经霜,更显初冬的深沉。白杨,干树扫做一番黄,干干净净的,生出了一种致幻效果。橡树,叶子被阳光写上了点点斑驳,如今被寒凉轻轻打上了卷儿。老槐树,把细碎“分币”一层层撒落地面。栾树呢,擎着簇簇绛红蒴果,火炬似的亮着,照得叶子和树干显出烟火色。栗子树,强撑着,自从栗蓬被敲落摘走,栗树就像年老的妈妈,在风中越来越憔悴。至于柿子树,不论年岁大小,都苍老如老头儿,但叶也红,果也红,精神健旺,气势不凡。再看山岭上的松,一律收回向外的张扬,凝成深翠,那架势会一直绿到千鸟飞绝、万径寂灭,牢牢攥紧不松手。

立冬,在北方有句民谚:立冬不除菜,终究是个害。此“菜”,专指大白菜。初冬时节,原野上除

立冬的“立”,为“建始”之意,警醒,隆重,有一种浩荡的仪式感。其实,秋冬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。秋天熟透,大地上生长的万物,也像枝头熟透的果子。一场不大的西风,就会把它们吹落。

很明显的,白昼以有感的速度在变短。下班路上,周遭背景变幻,从天光明亮到落霞漫天,又变成华灯初上。白昼,像孩童手中的甜甘蔗,被谁一点点咬了去。那一刻,我一边骑车,一边在心里生出一种追着光阴跑的催迫之感,仿佛人生也因此缩短了。杜甫的诗句:岁暮阴阳催短景,天涯霜雪霁寒宵。真真不假啊。

但我感觉,杜诗还是过于凄冷了。

你看,即便下班时天已黑,但心里的一团灯火却在温湿地亮着。到家,扑入自己的一片小天地,将寒冷和黑暗以及世俗杂事拒之门外,暖暖的,不问世事,便如桃源一般。厨房里,热气氤氲,色香味和炊声交响,那是丰腴的冬日滋味——听觉和味觉互相感通,立体多维的初冬感觉啊。此

了麦苗儿,大白菜是大地上最后的绿色。立冬后,最后的绿色也要被收走了。曾经,霜风秋阳,一层凛冽、一层煦暖;打一巴掌给俩枣,哄得白菜在地里,孤独地度过一段凛冽岁月。抱心儿、裹心儿,向内生长,一直把自己撑得瓷丁丁的。

立冬后,麦苗上一遍冬水,随即会被即将到来的冰雪腌住,或被北风撕扯得萎如土色。慢慢地,所有作物都转为默默的沉潜状态。大地隐掉了所有的繁华声色——人隐进厚厚的衣物和暖房子,动物隐进浓密皮毛,万物花开隐入地下。

这时节,人们免不了要回忆那曾经的春华秋实。人生,有时也很像立冬以后的时日,秋收已过,要冬藏了。沉寂里,无论是粮食,菜蔬,收获,还是情感,都藏起来,慢慢发酵着。时光,会让它们变成美酒和美酒一般的情思。

那么,也就是说,立冬,并不是春天的远离;年老,也并不意味着青春的远离。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,就像沉潜在冬天里的叶萌和花开。

行摄之间

水墨云竹湖

张广闻 诗稿

远山隐在雾里
树木岛屿浸在水墨中
它们的影子
那么虚幻那么轻
溅不起涟漪和浪花

无忧无虑的鱼儿
游得那么欢快
远山树木的倒影随之摇摆
隔岸的人不为所动
化身水墨中神来一笔



铁建琐忆

王春林的腿

孙 琨

友向村后的馒头山上爬去。

天黑以后,几位战友抬着将近一百只鸡摇摇晃晃回到了马庄。炊事班给全连战士承诺的国庆、中秋“百鸡宴”的主要食材有了着落。

原来,王春林他们为了战友们的利益,用了半天时间,找到了深山中的两个村庄。他们要买鸡的消息惊动了全村。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规模买鸡的人。有的老大娘抱着自家的鸡,颤巍巍从村里找到另一个村庄,颤抖着说:“你们买下吧,给个咸盐钱就行。”(那时的咸盐,每斤的价格不到一角钱)就这样,王春林他们在

王春林是二连食堂采购,个子不高,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

在繁峙马庄,当年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,要想给战友们的伙食里增加营养的东西,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那时的王春林一天之间上大营几个来回是常事。周围的砂河镇、繁峙县城,王春林是经常奔波往返。

1970年中秋节前,连里准备大会餐。除了连里饲养的肥猪以外,就需要另想办法。这个难题就压在了王春林的肩上。

我们至今也不清楚王春林究竟走了几趟,只知道,那天天还未亮时,王春林和几位炊事班的战

深山中,为全连战士的聚餐,往返近二十个小时,采购了鸡并且全部自己抬回了连队。

山区的小路崎岖难行,王春林多次往返。那次,他们抬着鸡在山区小路行走几十公里,其强度不亚于工地上的劳累程度。

直到1972年1月二连解散,食堂都没有亏空过,一直有着盈余。战友们清楚,这中间很大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“王春林的腿”。

48年后,战友们聚会,又一次见到王春林。看着他已苍老的面孔,我们由衷地说:为保障二连战士营养劳苦功高的春林,多多保重。

二十四节气

立冬：未品秋浓已立冬

王寒



木刻：赵宗彪

因循天地的转换,古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,到了立冬,日子开始向岁末行进。立冬的“冬”,是“终”的意思。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,恍疑雪满前村。”唐代诗人李白有《立冬》一诗,说立冬之夜,笔墨都给冻住了,懒得再去写新的诗,红泥火炉,温酒一壶,自酌自饮,醉眼中看到墨花和白月光,恍惚间以为是大雪落满山村。

“北风潜入悄无踪,未品秋浓已立冬”,深秋的美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,立冬就悄无声息来了。

古人将立冬分为三候:“一候水始冰;二候地始冻;三候雉入大水为蜃。”说立冬之初,水开始结冰,接着,朔风起,土壤慢慢冻结,天一冷,野鸡一类的大鸟见不到了,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大蛤。古人认为,这大蛤是野鸡潜入水中变的,因为它们的花纹是一样的。古人真是天真得紧,且个个都是浪漫主义者。

立冬在古时,是个分量很重的节气,这一天,皇帝要带着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。民间也要贺冬,称之为“拜冬”,有祭祖、饮宴、卜岁、添置新衣等习俗。北方民间,立冬日要设炉烧炭,开暖炉会,用各种香草、菊花、金银花煎汤沐浴。《熙朝乐事》载:“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、金银花煎汤沐浴,谓之扫疥。”

北方过立冬,要吃饺子,“立冬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,故“交子之时”的饺子不能不吃。南方人考究,冬令进补吃膏滋是江南人的老传统。

北人也罢,南人也好,一条长江,隔不断的是共同的风俗,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忙活着进补,说是“补冬”——在这一天进补,在严寒的日子里,就能抵御住凛冽的寒气。顺应天时,应时进补,是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。《诗经》里就有“我有旨蓄,亦以御冬”的句子。到了立冬,主妇想的是备些好吃好用的,把家里弄得暖乎乎的。农人想的是,一年快到头了,又到打年糕捣麻糍的时节。而文人墨客,想的是寒炉美酒,共叙旧事,三九之时,踏雪寻梅。

节气是庄稼人的敏感穴,对城里人,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。不过,城里人再不敏感,一说到吃,说到滋补,就很把节气当回事了。江南人家,一到立冬,老人们总要到菜场上拎只鸡鸭回来,把人参切片,包在鸡鸭之中煨熟,用来“补冬”。也有用红参、阿胶、桂圆、芝麻、核桃肉做成各种膏方的。家乡补冬的食物不少,有红糖鸡蛋桂圆酒、核桃姜汁调蛋,还有黄鱼酒、湖鳊酒、蛰子酒、青蟹酒,这些黄鱼呀、湖鳊呀、蛰子呀、青蟹呀,加黄酒炖后,鲜香至极。小辈们倒不在乎补不补,可是老人们不依,“打小就是这么过来的”。打小就这样,证明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,所以,也别轻易破了习俗这东西。几辈子都这样的事,总有它的道理吧。

立冬这一天,女友叫到我她家吃炖品,说我整日东奔西走,该补补。看她在厨房忙碌,我想进去搭把手,她不让,让我好生歇着。日常琐事,她这样全身心浸染其中,做得有滋有味,只为了给我一口暖汤。那时,她年轻,美丽,从不下厨,怕油烟气熏脏了她的衣,她说自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。

嫁为人妇,她洗手做羹汤,自此,爱上了人间烟火。她知道,所谓人间烟火,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。

女友热爱旅游、园艺、音乐、美食,一切有格调的事物,她都喜欢,但感情不太顺利,像沈从文说的一样,她“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她与家庭决裂,与这个人走在一起。而这个人负了她,他和他的故事,不过五年,就因为情节的突变,匆匆收尾。

爱一个人爱得太深,会醉,而恨得太久,心也容易碎。所以,她选择忘却。她说,伤痛是可以忘却的,如果你还痛,那是因为时间不够久。我也信的,只有绝望得彻底,才会释怀得彻底。

好在她重新找到了归宿。像她这样豁达、乐观的人,自有懂她的人。女人,可以找最好的人恋爱,而结婚,则要选择最合适的。她收起了早年的锋芒,周身洋溢着平和的幸福,如一朵悄然结子的莲,淡然从容。

上来的是核桃姜汁调蛋,未入口,便闻到姜香和蛋香。围炉小坐,容易让人忆旧。我们说笑,忆少年往事。我和她,一起成长,一起婚嫁,一些旧事,像那一缕缕的香气,在小小的空间里浮沉。有些故事,深埋心底,有些,正在淡忘。往事,长满青苔,又像旧时唱片的针孔。立冬日,一道暖暖的炖品,不经意间,扯出了往昔岁月。

立冬。冬天的第一个节气,带给我的,不是寒意,而是直达心间的温暖。